T 5439/4433.7(4)

閒情偶寄七卷目次

聲容部下

治服第三
首飾
衣衫
鞋襪
習技第四
文藝
絲竹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珍藏印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2 DIVINITY AVENUE
Gift of Grace Boynton
JUN 30 1971

湖上笠翁李漁著
壻沈心友因伯 仝訂
男將蟠

治服第三

古云三世長者知被服五世長者知飲食俗云三代爲官着衣喫飯古語今詞不謀而合可見衣食二事之難也飲食載于他卷茲不具論詩言被服一事寒賤之家自羞襤褸動以無錢置服爲詞謂一朝發蹟男可翩翩裘

馬婦則楚楚衣裳。孰知衣衫之附于人身亦猶人身之附于其地。人與地習。久始相安。以極奢極美之服。反而驟加儉朴之軀。則衣衫亦類生人。常有不服水土之患。寬者似窄。短者疑長。手欲出而袖使之藏。項宜伸而領爲之曲。物不隨人指使。遂如桎梏其身。沐猴而冠。爲人指笑者。非沐猴不可着冠以其着之不慣。頭與冠不相稱也。此猶麁淺之論。未及精微。衣以章身。請晰其解。章者著也。非文采彰

明之謂也。身非形體之身。乃智愚賢不肖之實備于躬。猶富潤屋。德潤身之身也。同一衣也。富者服之。章其富。貧者服之。益章其貧。貴者服之。章其貴。賤者服之。益章其賤。有德有行之賢者。與無品無才之不肖者。其爲章身也亦然。設有一大富長者于此。衣百結之衣。履踵決之履。一種豐腴氣象。自能躍出衣履之外。不問而知爲長者。是敝服垢衣亦能章人之富。況羅綺而文繡者乎。丐夫萊傭窮得

美服而被焉往往因之得禍以服能章貧不
必定爲短褐有時亦在長裾耳富潤屋德潤
身之解亦復如是富人所處之屋不必盡爲
畫棟雕梁即居茅舍數椽而過其門入其室
者常見蓽門圭竇之間自有一種旺氣所謂
潤也公卿將相之後子孫式微所居門第未
嘗稍改而經其地者覺有冷氣侵人此家門
枯槁之過潤之無其人也從來讀大學者未
得其解釋以雕鏤粉藻之義果如其言則富

人舍其舊居另覓新居而加以雕鏤粉藻則
有德之人亦將棄其舊身另易新身而後謂
之心廣體胖乎甚矣讀書之難而章句訓詁
之學非易事也予嘗以此論見之說部今復
叙入閒情噫此等詮解豈好閒情作小說者
所能道哉偶寄云爾

首飾

珠翠寶玉婦人飾髮之具也然增嬌益媚者以此損
嬌掩媚者亦以此所謂增嬌益媚者或是面容欠白

或是髮色帶黃有此等奇珍異寶覆于其上則光鋥
四射能令肌髮皎觀與玉蘊于山而山靈珠藏于澤
而澤媚同一理也若使肌白髮黑之佳人滿頭翡翠
環髻金珠但見金而不見人猶之花藏葉底月在雲
中是儘可出頭露面之人而故作藏頭蓋面之事巨
粉飾而全露天眞還不如如何嫵媚使遇皮相之流
止談粧飾之離奇不及姿容之窈窕是以人飾珠翠
寶玉非以珠翠寶玉飾人也故女子一生戴珠頂翠

之事止可一月萬勿多時所謂一月者自作新婦于
歸之日始至滿月卸粧之日止只此一月亦是無可
奈何父母置辦一塲翁姑婚娶一次非此艷粧盛飾
不足以慰其心過此以往則當去桎梏而謝羈囚終
身不修苦行矣一簪一珥便可相伴一生此二物者
則不可不求精善富貴之家無妨多設金玉犀貝之
屬各存其製屢變其形或數日一更或一日一更皆
未嘗不可貧賤之家力不能辦金玉者寧用骨角勿
用銅錫骨角耐觀製之佳者與犀貝無異銅錫非止

展成云
歡字妙
解碎挼
花打人
未免殺
感哉矣

不雅且能損髮簪珥之外所當餘髮者則莫妙于時花數朶較之珠翠寶玉非止雅俗判然亦且生死迥別淸平調之首句云名花傾國兩相歡歡者喜也相歡者彼既喜我我亦喜彼之謂也國色乃人中之花名花乃花中之人二物可稱同調正當晨夕與共者也漢武云若得阿嬌貯之金屋吾謂金屋可以不設藥欄花榭則斷斷應有不可或無富貴之家如得麗人則當遍訪名花植于闌內使之旦夕相親珠圍翠繞之榮不足道也晨起簪花聽其自擇喜紅則紅愛紫則紫隨心插戴自然合宜所謂兩相歡過寒素之家如得美婦屋傍稍有隙地亦當種樹栽花以備點綴雲鬟之用他事可儉此事獨不可儉婦人青春有幾男子遇色爲難儘有公侯將相富室大家或苦緣分之慳或病中宮之妒欲覓一美色而畢世不能我何人斯而擅有此樂不得一二事娛悅其心不得一二物點綴其貌是爲暴殄天之中也即使赤貧之家卓錐無地欲藝一花而不能者亦當乞諸名園購之擔上即使自曹爰文錢不過

少飲一杯酒既悅婦人之心復娛男子之目便宜不
亦多乎更有儉于此者近日吳門所製像生花窮精
極巧與樹頭摘下者無異不過數文可備月餘之用
絨線所製者價常倍之反不若此物之精雅又能省
人所好信在彼而不在此豈物不論美惡止論貴賤乎
噫相士用人者亦復如此奚止于物

吳門所製之花花像生而葉一个像生一戶戶皆然殊不
可解若云其假葉而以真者襯之則因葉真而花益
真矣亦是一法

時花之色白爲上黃次之淡紅次之最忌大紅尤忌
木紅玫瑰花之最香者也而色太艷止宜壓在髻下
暗受其香勿使花形全露全露則類村粧以村婦非
紅不愛也

花中之茉莉舍插髻之外無所用可見天之生此
原爲助粧而設粧可少乎珠蘭亦然珠蘭之妙十倍
茉莉但不能處處皆有是一恨事

予前論髻欲人華去牡丹頭荷花頭鉢盂頭等怪形

而以假髮作雲龍等式客有過之者謂吾儕立法當
使天下去贋存眞奈何教人爲僞余曰生今之世行
古之道立言則善誰其從之不若因勢導利使之漸
近自然婦人之首不能無髢自昔爲然矣與其髢以
珠翠寶玉不若髢之以髮雖云假原是婦人頭上
之物以此爲髢可謂還其固有又無窮奢極靡之濫
費與崇尚時花鄙黜珠玉何一理也予嘗不能爲高
世之論哉慮其無裨人情耳
簪之爲色宜淺不宜深欲形其髮之黑也玉爲上犀
之近黃者蚤蠟之近白者次之金銀又次之瑪瑙琥
珀皆所不取簪頭取象于物如龍頭鳳頭如意頭蘭
花頭之類是也但宜結實自然不宜玲瓏雕斲宜與
髮相依附不得昂首而作跳躍之形蓋簪頭所以壓
髮服貼爲佳懸空則謬矣
餘耳之環愈小愈佳或珠一粒或金銀一點此家常
佩戴之物俗名丁香省其形也若配盛粧艷服不得
不略大其形但勿過丁香之一倍二倍既當約小其
形復宜精雅其制切忌爲古時絡索之樣時非元夕

何須耳上懸燈若再飾以珠翠則爲福建之珠燈丹陽之料絲燈矣其爲燈也猶可厭況爲耳上之環乎

衣衫

婦人之衣不貴精而貴潔不貴麗而貴雅不貴與家相稱而貴與貌相宜綺羅文綉之服被垢蒙塵反不若布服之鮮美所謂貴潔不貴精也紅紫深艷之色違時失尚反不若淺淡之合宜所謂貴雅不貴麗也貴人之婦宜披文采寒儉之家當衣縞素所謂與家相稱也然人有生成之面面有相配之衣衣有相稱之色皆一定而不可移者今試取鮮衣一襲令少婦數人先後服之定有一二中看一二不中看者以其面色與衣色有相稱不相稱之別非衣有公私向背于其間也使貴人之婦之面色不宜文采而宜縞素必欲去縞素而就文采不幾與面爲讐乎故曰不貴與家相稱而貴與面相宜大約面色之最白最嫩與體態之最輕盈者斯無往而不宜色之淺者顯其淡色之深者愈顯其淡衣之精者形其嬌衣之麄者愈形其嬌此等即非國色亦去夷光王嬙不遠矣然當

襲成云絕世佳人粗服亂頭都好否則霓裳羽衣亦犧牛文繡耳又云王昭君胡服更嬌萬貴

妃戎粧愈媚閨閣中偶一爲之亦自繡人

世有幾人哉稍近中材者即當相體裁衣不得混施色相矣相體裁衣之法變化多端不應膠柱而論然不得已而强言其略則在務從其近而已面顏近白者衣色可深可淺其近黑者則不宜淺而獨宜深淺則愈彰其黑矣肌膚近膩者衣服可精可麄其近糙者則不宜精而獨宜麄精則愈形其糙矣然而貧賤之家求爲精與深而不能富貴之家欲爲麄與淺而不可則奈何曰不難布苧有精麄深淺之別綺羅文采亦有精麄深淺之別非謂布苧必麄而羅綺必精錦繡必深而縞素必淺也紬與絮之體質不光花紋突起者即是精中之麄深中之淺布與苧之紗線緊密漂染精工者即是麄中之精淺中之深凡予所言皆貴賤咸宜之事既不詳綉戶而略衡門亦不私貧家而遺富室蓋美女未嘗擇地而生佳人不能選夫而嫁務使得是編者人人有裨則憐香惜玉之念有同甬露之均施矣

邇來衣服之好尚有大勝古昔可爲一定不移之法者又有大昔情理可爲人心世道之憂者請並言之

其大勝古昔可爲一定不移之法者大家富室衣色皆尚青是已青非青也元也因避諱故易之記予兒時所見女子之少者尚銀紅桃紅稍長者尚月白未幾而變紅桃紅皆變大紅月白變藍再變則大紅變紫藍變石青逆黼華以後則石青與紫皆等覓無論少長男婦皆衣青矣可謂齊變至魯魯變至道變之至善而無可復加者矣其遞變至此也並非有意而然不過人情好勝一家濃似一家一日深于一日不知不覺遂趨到盡頭處耳然青之爲色其妙多端不能悉數但就婦人所宜者而論面白者衣之其面亦不覺其黑此其宜于貌者也年愈少年老者衣之其年亦不覺甚老此其宜于歲者也貧賤者衣之是爲貧賤之本等富貴者衣之又覺脫去繁華之習但存雅素之風亦未嘗失其富貴之本來此其宜于分者也他色之衣極不耐污略沾茶酒之色稍侵油膩之痕非染不能復着染之即成舊衣此色不然惟其極濃也凡淡乎此者皆受其侵而不覺惟其極深也凡淺乎此者皆納其污而不辭

此又其宜于體而適于用者也貧家止此一衣無他
美服相襯亦未嘗盡現底裏以覆其外者色原不艷
即使中衣敝垢未甚相形也如用他色于外則一縷
欠精即彰其醜矣富貴之家凡有錦衣綉裳皆可服
之于內風飄袂起五色燦然使一衣勝似一衣非止
不掩中藏且莫能窮其底蘊詩云衣錦尚絅惡其文
之著也此獨不然止因外色最深使裏衣之文越著
有復古之美名無泥古之實害二八佳人如欲華美
其詞則青上加綠線青上堆花較之他色更顯反覆求
之衣色之妙未有過于此者後來即有所變亦皆舉
一廢百不能青事咸宜此予所謂大勝古昔可爲一
定不移之法者也至于大背情理可爲人心世道之
憂者則零軼碎補之服俗名呼爲水田衣者是已衣
之有縫古人非好爲之不得已也人有肥瘠長短之
不同不能像體而織是必製爲全帛剪碎而後成之
即此一條兩條之縫亦是人身贅瘤萬萬不能去之
故強存其迹贅神仙之美者必曰天衣無縫明言人
間世上多此一物故也而今且以一條兩條廣爲數

展成云此製最古自應姒裂帛始也一云

十百條非止不似天衣且不使類人間世上然則愈趨愈下將肖何物而後已乎推原其始亦非有意爲之蓋由縫衣之奸匠明爲裁剪暗作穿窬逐段竊取而藏之無由出脫創爲此制以售其奸不料人情厭常喜怪不惟不攻其弊且羣然則而傚之毀成片者爲零星小塊全帛何罪使受寸磔之刑縫碎裂者爲百衲僧衣女子何辜忽現出家之相風俗好尚之遷移常有關于氣數此制不昉于今而昉于崇禎末年予見而詫之嘗謂人曰衣衫無故易形殆有若或使之者六合以內得無有土崩瓦解之事乎未幾而闖氛四起割裂中原人謂予言不幸而中方今

聖人御世萬國來歸車書一統之朝此等制度自應潛革倘遇同心謂蒭蕘之言不甚訛謬交相勸諭勿效前顰則予爲是言也亦猶鷄鳴犬吠之聲不爲無補于盛治耳

雲肩以護衣領不使沾油制之最善者也但須與衣同色近觀則有遠視若無斯爲得體即使難于一色亦須不甚相懸若衣色極深而雲肩極淺或衣色極

淺而雲肩極深則是身首判然雖曰相連實同異處此最不相宜之事也予又謂雲肩之色不惟與衣相同更須裡外合一如外色是青則夾裏之色亦當用青外色是藍則夾裏之色亦當用藍何也此物在肩不能時時服貼稍遇風飄則夾裏向外有如颶吹殘葉風捲敗荷美人之身不能不現歷亂蕭條之象矣若使裏外一色則任其整齊顛倒總無是患然家常則已出外見人必須暗定以線勿使與服相離蓋動而色純總不如不動之爲愈也

婦人之粧隨家豐儉獨有價廉功倍之二物必不可無一曰半臂俗呼背褡者是也一曰束腰之帶俗呼鸞絲者是也婦人之體宜窄不宜寬一着背褡則寬者窄而窄者愈顯其窄矣婦人之腰宜細不宜麄一束以帶則麄者細而細者倍覺其細矣背褡宜着于外人皆知之鸞絲宜束于內人多未諳帶藏衣內則雖有若無似腰肢本細非有物縮之使細也

裙製之精麄惟視折紋之多寡折多則行走自如無纏身礙足之患折少則往來局促有拘攣桎梏之形

折多則湘紋易動無風亦似飄飄折少則膠柱難移有態亦同木强故衣服之料他或可省裙幅必不可省古云裙拖八幅湘江水幅既有八則折紋之不少可知予謂八幅之裙宜于家常人前美觀尚須十幅蓋裙幅之增所費無幾況增其幅必減其絲惟細縠輕綃可以八幅十幅厚重則爲滯物與幅減而折少者同矣即使稍增其値亦與他費不同婦人之異于男子全在下體男子生而願爲之有室其所以爲室者只在幾希之間耳掩藏秘器愛護家珍全在羅裙幾幅可不豐其料而美其制以貽采葑采菲者誚乎近日吳門所尚百襉裙可謂盡美予謂此裙宜配盛服又不宜于家常惜物力也較舊制稍增較新制略減人前十幅家居八幅則得豐儉之宜矣吳門新式又有所謂月華裙者一襉之中五色俱備猶皎月之現光華也予獨怪而不取人工物料十倍常裙暴殄天物不待言矣而又不甚美觀蓋下體之服宜淡不宜濃宜純不宜雜予嘗讀舊詩見飄颺血色裙拖地紅裙妒殺石榴花等句頗笑前人之笨若果如是則

亦艷粧村婦而已矣烏足動雅人韻士之心哉惟近製彈墨裙頗饒別致然猶未獲我心嗣當別出新裁以正同調思而未製不敢輕以誤人也

鞋襪

男人所着之履俗名爲鞋女子亦名爲鞋男子飾足之衣俗名爲襪女子獨易其名而曰褶其實褶即襪也古云凌波小襪其名最雅不識後人何故易之襪色尚白尚淺紅鞋色尚深紅今復尚青可謂制之盡美者矣鞋用高底使小者愈小瘦者越瘦可謂制之盡美而又盡善者矣然足之大者往往以此藏拙埋沒作者一段初心是止供醜婦效顰非爲佳人助力近有矯其弊者窄小金蓮皆用平底使與僞造者有別殊不知此制一設則人人向高底乞靈高底之爲物也遂成百世不祧之祀有之則大者亦小無之則小者亦大嘗有三寸無底之足與同五寸有底之鞋同立一處反覺四五寸之小而三寸之大者以有底則指尖向下而禿者疑尖無底則玉筍朝天而尖者似禿故也吾謂高底不宜盡去抵在減損其料而已足

之大者利于厚而不利于薄薄則本體現矣利于大而不利于小小則痛而不能行矣我以極薄極小者形之則似鷄立鷄羣不求異而自異世豈有高底如錢不扭捏而能行之大脚乎

古人取義命名纖毫不爽如前所云以蟠龍名髻烏雲名髮之類是也獨于婦人之足取義命名皆與實事相反何也足者形之最小者也蓮者花之最大者也而名婦人之足者必曰金蓮名最小之足者則曰三寸金蓮使婦人之足果如蓮瓣之爲形則其澗而大也尚可言乎極小極窄之蓮瓣豈止三寸而已乎此金蓮之義之不可解也從來名婦人之鞋者必曰鳳頭世人顧名思義遂以金銀製鳳綴于鞋尖以實之試思鳳之爲物止能小于大鵬方之衆鳥不幾洋洋乎大觀也哉以之名鞋雖曰贊美之詞實類譏諷之跡如曰鳳頭二字但肖其形鳳之頭銳而身大是以得名然則衆鳥之頭儘有銳于鳳者何故不以命名而獨有取于鳳且鳳較他鳥其首獨昂婦人趾尖妙在低而能伏使如鳳凰之昂首其形尚可觀乎此

鳳頭之義之不可解者也若是則古人之命名取義
果何所見而云然豈終不可解乎曰有說焉婦人裹
足之制非由前古蓋後來漸致之事也其命名之初
婦人之足亦猶男子之是使其果如蓮瓣之稍尖鳳
頭之稍銳亦可謂古之小脚無其制而能約小其形
較之今人殆有過焉者矣吾謂鳳頭金蓮等字相傳
已久其名未可遽易然止可呼其名萬勿肖其實如
肖其實則極不美觀而爲前人所誤矣不寧惟是鳳
爲羽蟲之長與龍比肩乃帝王飾衣飾器之物也以
之飾足無乃大褻名器乎嘗見婦人綉襪每作龍鳳
之形皆昧理僭分之大者不可不爲拈破近日女子
鞋頭不綴鳳而綴珠可稱善變琘出水底宜在凌波
襪下且似粟之珠價不甚昂綴一粒于鞋尖滿足俱
呈寶色使登歌舞之氍毹則爲走盤之珠使作陽臺
之雲雨則爲掌上之珠然作始者見不及此亦猶衣
色之變青不知其然而然所謂暗合道妙者也予友
余子澹心向作鞋襪辨一篇考纏足之從來褻婦履
之原製精而且確足與此說相發明附載于後

婦人鞋襪辨

古婦人之足與男子無異周禮有屨人掌王及后之服屨爲赤舄黑舄赤繶黃繶青句素屨葛屨辨外內命夫命婦之功屨命屨散屨可見男女之屨同一形製非如後世女子之弓彎細纖以小爲貴也考之纏足起于南唐李後主後主有宮嬪窅娘纖麗善舞乃命作金蓮高六尺餘以珍寶綢帶纏絡中作品色瑞蓮令窅娘以帛纏足屈上作新月狀着素襪行舞蓮中迴旋有凌雲之態由是人多效之此纏足所自始也唐以前未聞此風故詞客詩人歌詠美人好女容態之殊麗顏色之夭姣以至面粧首飾衣褶裙裾之華靡髮髻眉眼唇齒腰肢手腕之婀娜秀潔無不津津乎其言之而無一語及足之纖小者即如古樂府之雙行纏云新羅綉白跼足趺如春妍曹子建云踐遠遊之文履李太白詩云一雙金齒屐兩足白如霜韓致光詩云六寸膚圓光緻緻杜牧之詩云細尺裁量減四分漢雜事秘辛云足長八寸跼蹜豐妍夫六寸八寸

素白豐妍。可見唐以前婦人之足無屈上作新月狀者也。卽東昏潘妃作金蓮花帖地令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金蓮花非謂足爲金蓮也崔豹古今注東晉有鳳頭重臺之履不專言婦人也宋元豐以前纏足者尚少自元至今將四百年矯揉造作亦泰甚矣古婦人皆着襪楊太眞死之日馬嵬媪得錦袜襪一隻過客一玩百錢李太白詩云溪上足如霜不着鴉頭襪襪二字膝褲宋高宗聞泰檜死喜曰今後免膝褲中插匕首矣則襪也膝褲也乃男女之遍稱原無分別但古有底今無底耳古有底之襪不必着鞋皆可行地今無底之襪非着鞋則寸步不能行矣張平子云羅襪凌躡足容與曹子建云凌波微步羅襪生塵李後主詞云剗襪下香堦手提金縷鞋古今鞋襪之製其不同如此至于高底之製前古未聞于今獨絕吳下婦人有以異香爲底圍以精綾者有鑿花玲瓏囊以香麝行步霏霏印香在地者此則服妖宋元以來詩人所未及故表而出之以告世之賦香奩詠玉臺者

笠翁曰。服妖二字着眼。

以此垂戒非示懲也

襪色與鞋色相反襪宜極淺鞋宜極深欲其相形而始露也今之女子襪皆尚白鞋用深紅深青可謂盡制然家家若是亦忌雷同予欲更翻置色深其襪而淺其鞋則脚之小者更露蓋鞋之爲色不當與地色相同地色者泥土磚石之色是也泥土磚石其爲色也多深淺者立于其上則界限分明不爲地色所掩如地青而鞋亦青地綠而鞋亦綠則無所見其短長矣脚之大者則應反此宜視地色以爲色則藏拙之法不獨使高底居功矣鄙見若此請以質之金屋主人轉詢阿嬌定其是否

習技第四

女子無才便是德言雖近理却非無故而云
然因聰明女子失節者多不若無才之爲貴
蓋前人憤激之詞與男子因官而得禍遂以
讀書作宦爲畏途遺言戒子孫使之勿讀書
勿作宦者等也此皆見噎廢食之說究竟書
可竟廢乎吾謂才德二字原不相
妨有才之女未必人人敗行貪淫之婦何嘗
歷歷知書但須爲之夫者既有憐才之心兼

[illegible]成云。
業天寥
以德才
色爲婦
人三不
利笠翁
以德屬
妾以才
色屬妾
更爲平
而且可
[illegible]入宮
之[illegible]矣

有馭才之術耳至于姬妾婢媵又與正室不同娶妻如買田庄非五穀不殖非桑麻不樹稍涉游觀之物即拔而去之以其爲衣食所出地力有限不能旁及其他也買姬妾如治園圃結子之花亦種不結子之花亦種成陰之樹亦栽不成陰之樹亦栽以其原爲娛情而設所重在耳目則口腹有時而輕不能顧名兼顧實也使姬妾滿堂皆是蠢然一物我欲言而彼默我思靜而彼諠所答非所問所

[illegible]心云。
又是根
本之論。
可續女
史箴。
[illegible]成云。

應非所求是何異于入狐狸之穴舍宣淫而外一無事事者乎故習技之道不可不與修容治服並講也技藝以翰墨爲上絲竹次之歌舞又次之女工則其分內事不必道也然盡有專攻男技不屑女紅鄙織紝爲賤役視針線如仇讐甚至三寸弓鞋不屑自製亦倩老嫗貧女爲捉刀人者亦何借巧藏拙而失造物生人之初意哉予謂婦人職業畢竟以縫紉爲主縫紉既熟徐及其他予談習技而

[illegible]摻女子可以縫裳亦美人圖也靈芸之針蘇惠之織豈非閨[illegible]絕伎

不及女工者以描鸞刺鳳之事閨閣中人人皆曉無俟予爲越俎之談其不及女工而仍鄭重其事不敢竟遺者慮開後世逐末之門直紡績蠶繰于不講也雖說閒情無傷大道是爲立言之初意爾

文藝

學技必先學文非曰先難後易正欲先易而後難也天下萬事萬物盡有開門之鎖鑰鎖鑰維何文理二字是也尋常鎖鑰一鑰止開一鎖一鎖止管一門而文理二字之爲鎖鑰其所管者不止于門萬戶蓋合天上地下萬國九州其大至于無外其小至于無內一切當行當學之事無不握其樞紐而司其出入者也此論之發不獨爲婦人女子通天下之士農工賈三教九流百工技藝皆當作如是觀以許大世界攝入文理二字之中可謂約矣不知二字之中又分賓主凡學文者非爲學文但欲明此理也此理既明則文字又屬敲門之磚可以廢而不用矣天下技藝無窮其源頭止出一理明理之人學技與不明理之人

學技其難易判若天淵然不讀書不識字何由明理故學技必先學文然女子所學之文無事求全責備識得一字有一字之用多多益善少亦未嘗不善事事能精一事自可愈精于嘗謂土木匠工但有能識字記帳者其所造之房屋器血定與拙匠不同且有事半工倍之益人初不信後撰數人驗之果如予言矣字之不可不識理之不可不明也

婦人讀書習字所難只在入門入門之後其聰明必過于男子以男子念紛而婦人心一故也導之入門實在情竇未開之際開則志念稍分不似從前之專一然買姬置妾多在三五二八之年娶而不御使作蒙童求我者寧有幾人如必俟情竇未開是終身無可授之人矣惟在循循善誘勿阻其機扑作教刑一語非爲女徒而設也先令識字字識而後教之以書識字不貴多每日僅可數字取其筆畫最少眼前易見者訓之由易而難由少而多日積月纍則一年半載以後不令讀書而自解尋章覓句矣乘其愛看之

時急覓傳奇之有情節小說之無破綻者聽其翻閱則書非書也不怒不威而引人登堂入室之明師也其故維何以傳奇小說所載之言盡是常談俗語婦人閱之若逢故物譬如一句之中共有十字此女已識者七未識者三順口念去自然不差是因已識之七字可悟未識之三字則此三字也者非我教之傳奇小說教之也由此而機鋒相觸自能曲喻旁通再得男子善爲開導使之由淺而深則共枕論文較之登壇講藝其爲時雨之化難易奚止十倍哉十人之中拔其一二最聰慧者日與談詩使之漸通聲律但有說話鏗鏘無重複聲牙之字者即作詩能文之料也蘇夫人說春夜月勝于秋夜月秋夜月令人愁悽春夜月令人和悅此非作詩隨口所說之話也東坡因其出口合律許以能詩傳爲佳話此即說話鏗鏘無重複聲牙可以作詩之明驗也其餘女子未必人人若是但能書義稍通則任學諸般技藝皆是鎖鑰到手不憂阻隔之人矣婦人讀書習字無諸學成之後受益無窮即其初學

之時先有禪子觀者只須案攤書本手捏柔毫坐子
綠牕翠箔之下便是一幅畫圖班姬續史之客謝庭
詠雪之態不過如是何必睹其題詠較其工拙而後
有閨秀同房之樂哉噫此等畫圖人間不少無奈身
處其地者皆作尋常事物觀殊可惜耳

欲令女子學詩必先使之多讀多讀而能日不離詩
以之作話則其詩意詩情自能隨機觸露而爲天籟
自鳴矣至其聰明之所發愚蹊之由開則全在所趨
之詩之工拙選詩廣讀者務在善迎其機然則選者
維何曰在平易尖顯四字平易者使之易明且易學
尖顯者婦人之聰明大約在纖巧一路讀尖顯之詩
如逢故我則喜而願學所謂迎其機也所選之詩莫
妙于晚唐及宋人初中盛三唐皆所不取至漢魏晉
之詩皆秘勿與見見即阻塞機鋒終身不敢學矣此
予邊見高明者閱之勢必啞然一笑然予才淺識隘
僅足爲女子之師至高峻詞壇則造平未到無怪乎
立論之卑也

文子之善歌者若通文義皆可教作詩餘蓋長短句

法日日見于詞曲之中入者既多出者自易較作詩之功爲尤捷也曲體最長每一套必須數曲非力贍者不能詩餘短而易竟如長相思浣溪紗如夢令蝶戀花之類每首不過一二十字作之可逗靈機但觀詩餘選本多閨秀之作爲其詞理易明口吻易肖故也然詩餘既熟即可由短而長擴爲詞曲其勢亦易果能如是聽其自製自歌則是名士佳人合而爲一千古來韻事韻人未有出于此者吾恐上界神仙自鄙其樂咸欲謫向人寰而就之矣此論前人未

道實實創自笠翁有由此而得妙境者切勿忘其所本

以閨秀自命者書畫琴棋四藝均不可少然學之須分緩急必不可已者先之其餘資性能兼不妨次第並舉不則一技擅長才女之名著矣琴列絲竹別有分門書則前說已備善教由人善習由已其工拙淺深不可強也盡乃閨中末技學不學聽之至于談一節則斷不容已教之使學其利于人已者非正一端婦人無事必生他想得此遣日則妄念不生一也女

子羣居爭端易釀以手代舌是喧者寂之二也男女對坐靜必思淫鼓瑟鼓琴之暇焚香啜茗之餘不設一番功課則靜極思動其兩不相下之勢不在几案之前即居床第之上矣一涉手談則諸想皆落度外緩兵降火之法莫善于此但與婦人對壘無事角勝爭雄寧饒數子而輸彼一籌則有喜無嗔笑容可掬若有心使敗非止當下難堪且阻後來奕興矣纖指拈棋躊躕不下靜觀此態儘勾消魂必欲勝之恐天地間無此忍人也

雙陸投壺諸技皆在可緩骨牌賭勝亦可消閒且易知易學似不可已

絲竹

絲竹之音推琴爲首古樂相傳至今其已變而未盡變者獨此一種餘皆末世之音也婦人學此可以變化性情欲置溫柔鄉不可無此陶鎔之具然此種聲音學之最難聽之亦最不易凡令姬妾學此者當先自問其能彈與否主人知音始可令琴瑟在御不則彈者鏗然聽者茫然强束官骸以俟其闋是非悅耳

庶成云彈琴對文君春風吹髻影應讓

相如獨

之音乃苦人之具也習之何爲凡人買婢置妾總爲自娛已所悅者導之使習已所不悅戒令勿爲是真能自娛者也嘗見富貴之人聽慣弋陽四平等腔極嫌其調之冷然因世人雅重崑調強令歌童習之每聽一曲攢眉許久坐客亦代爲苦難此皆不善自娛者也予謂人之性情各有所嗜亦各有所厭即使嗜之不當厭之不宜亦不妨自攻其謬自攻其謬則不謬矣予生平有三癖皆世人共好而我獨不好者一爲菓中之橄欖一爲餚中之海參一爲衣中之蒲紬

此三物者人以食我我亦食之人以衣我我亦衣之然未嘗自沽而食自購而衣因不知其精美之所在也諺云村人弊橄欖不知回味予真海內之村人也因論習琴而謬談至此誠爲饒舌

人問主人善琴弟可令婢妾學琴然則教歌舞者亦必主人善歌善舞而後教乎曰眉丈夫之工此者有幾人乎曰不然歌舞難精而易曉聞其聲音之婉轉睹其體態之輕盈不必知音始能領略座中席上主客皆慕所謂雅俗共賞者是也琴音易響而難明非

身習者不知惟善彈者能聽伯牙不遇子期相知不得文君盡日揮絃總成虛鼓吾觀今世之爲琴善彈者多能聽者少延明師教美妾者儘多累能以此行樂不媿文君相如之名者絕少務實不務名此予立言之意也若使主人善操則當舍諸技而專務絲桐妻子好合如鼓瑟琴窈窕淑女琴瑟友之琴瑟非他膠漆男女而使之合一聯絡情意而使之不分者也花前月下美景良辰饒水閣之生涯遇綉窓之無事或夫唱而妻和或女操而男聽或兩聲齊發韻不參差無論身當其境者儼若神仙即畫成一幅令操圖亦足令觀者消遥而知音男婦之生妒也

絲音自焦桐而外女子宜學者又有琵琶絃索提琴之三種琵琶極妙惜奉時不尚善彈者少然絃索之音實足以代之絃索之形較琵琶爲瘦小與女郎之纖體最宜近日教習家其于聲音之道能不大謬于宮商者首推絃索時曲次之戲曲又次之寧向有場內無文場止無曲之說非過論也止爲初學之時便以取舍得失爲心慮其調高和寡止求爲下里巴人

不願作陽春白雪故造到五七分即止耳提琴較之絃索形愈小而聲愈清度清曲者必不可少提琴之音即絕少美人之音也春容柔媚婉轉斷續無一不肖即使清曲不度止令善歌二人一吹洞簫一拽提琴暗譜悠颺之曲使隔花間柳者聽之儼然一絕代佳人不覺動憐香惜玉之思也

絲音之最易學者莫過于提琴事半功倍悅耳娛神吾不能不德創始之人令若輩尸而祝之也

竹音之宜于閨閣者惟洞簫一種笛可暫而不可常至笙管二物則與諸樂並陳不得已而偶然一弄非綉窗所應有也蓋婦人奏技與男子不同男子所重在聲婦人所重在容吹笙搦管之時聲則可聽而容不耐看以其氣塞而腮脹也花容月貌爲之改觀是以不應使習婦人吹簫非止容顏不改且能愈增嬌媚何也按風作調玉笋爲之愈尖簇口爲聲朱唇因而越小畫美人者常作吹簫圖以其易于見好也或簫或笛如使二女並吹其爲聲也倍清其爲態也更顯莢香啜茗而領略之皆能使身不在人問世也

吹簫品笛之人臂上不可無鉤釧鉤釧又勿使太寬寬則藏于袖中不得見矣

歌舞 演習部中已載者一語不贅彼係泛論

優伶此則單言女樂然教習聲樂者不論男女二冊皆當細閱

昔人教女子以歌舞非教歌舞習聲容也欲其聲音婉轉則必使之學歌學歌既成則隨口發聲皆有燕語鶯啼之致不必歌而歌在其中矣欲其體態輕盈則必使之學舞學舞既熟則迴身舉步悉帶柳翻花笑之容不必舞而舞在其中矣古人立法備有事在此而意在彼者如良弓之子先學爲箕良冶之子先學爲裘婦人之學歌舞即良弓冶之學箕裘也後人不知盡以聲容二字屬之歌舞是歌外不復有聲而微容必須試舞是舞外不復有支字者即有飛燕之輕盈夷光之嫵媚舍作樂無所見長然則一日之中其爲清歌妙舞二事單爲歌舞而設則其教習聲容猶在可疎可密之間若知歌舞二事原爲聲容而設則其講究歌舞有不可苟且塞責者矣但

觀歌舞不精則其貼近主人之身而爲殢而尤雲之
專者其無嬌音媚態可知也
絲不如竹竹不如肉此聲樂中三昧語謂其漸近自
然也予又謂男十之爲肉造到極精處止可與絲竹
比肩猶是肉中之絲竹也何以知之但觀人
贊男音之美者非曰其細如絲則曰其清如竹是可
概見至若婦人之音則純乎其爲肉矣語云詞出佳
人口予曰不必佳人女子之善歌者無論妍媸美
惡其聲音皆逾剔男人貌不揚而聲揚者有之未有

面目可觀而聲音不足聽者也但須教之有方導之
有術因材而施無拂其天然之性而已矣歌舞二字
不止謂登塲演劇然登塲演劇一事爲今世所極尚
請先言其同好者
一曰取材取材維何優人所謂配腳色是已喉音清
越而氣長者正生小生之料也喉音嬌婉而氣足者
正旦貼旦之料也稍次則克老旦喉音清亮而稍帶
質樸者外末之料也喉音悲壯而略近噍殺者大淨
之料也至于丑與副淨則不論喉音止取性情之活

凝口齒之便捷而已然此等脚色似易實難男優之不易得者二旦女優之不易得者淨丑不善配脚色者每以下選充之殊不知婦人體態不難于莊重妖嬈而難于魁奇酒脫苟得其人即使面貌嫫姆嗓音清婉可居生旦之位者亦當屈抑而爲之蓋女優之淨丑不比男優僅有花面之名而無抹粉塗烟之實雖涉詼諧謔浪猶之名士風流若使梅香之面貌勝于小姐奴僕之詞曲過于官人則觀者聽者倍加憐惜必不以其所處之位卑而遂卑其才與貌也

二曰正音正音維何察其所生之地禁爲鄉土之言使歸中原音韻之正者是已鄉音一轉而卽合崑調者惟姑蘇一郡一郡之中又止取長吳二邑餘皆稍遜以其與他郡接壤卽帶他郡之音故也卽如梁溪境內之民去吳門不過數十里使之學歌有終身不能改變之字如呼酒鍾爲酒宗之類是也近地且然況愈遠而愈別者乎然不知遠者易改近者難改詞語判然聲音迥別者易改詞語聲音大同小異者難改譬如楚人往粵越人來吳兩地鄉音判如霄壤或

此呼而彼不應或彼說而此不言勢必大費精神改
唇易舌求爲同聲相應而後已止因自任爲難故轉
覺其易也至入附近之地彼所言者我亦能言不過
出口收音之稍別改與不改無甚關係往往因仍苟
且以度一生止因自視爲易故轉覺其難也正音之
道無論異同遠近總當視易爲難選女樂者必自吳
門是已然尤物之生未嘗擇地燕姬趙女越婧秦娥
見于載籍者不一而足惟楚有材惟晉用之此言晉
人善用非曰惟楚能生材也予遊徧域中覺四方

聲音凡在二八上下之年者無不可改惟八閩江右
二省新安武林二郡較他處爲稍難耳正音有法當
擇其一韻之中字字皆別而所別之韻又字字相同
者取其喫緊一二字出全副精神以正之正得一二
字轉則破竹之勢已成凡屬此一韻中相同之字皆
不正而自轉矣請言一二以概之九州以內擇其鄉
音最勁吾本最强者而言則莫過于秦晉二地不知
秦晉之音皆有一定不移之成格秦音無東鍾晉音
無眞文秦音呼東鍾爲眞文晉音呼眞文爲東鍾此

予身入其地習處其人細細體認而得之者秦人呼中庸之中爲肫通達之通爲吞東南西北之東爲敦青紅紫綠之紅爲魂凡屬東鍾一韻者字字皆然無一合于本韻無一不涉眞文豈非秦音無東鍾秦音呼東鍾爲眞文之實據乎我能取此韻中一二字朝訓夕詁導之改易一字能變則字字皆變矣晉音較秦音稍雜不能處處相同然凡屬眞文一韻之字其音皆彷彿東鍾如呼子孫之孫爲松崑腔之崑爲空之類是也即有不盡然者亦在依稀彷彿之間正之亦如前法則用力少而成功多是使無東鍾而有東鍾無眞文而有眞文兩韻之音各歸其本位矣秦晉且然況其他乎大約北音多平而少入多陰而少陽吳音之便于學歌者止以陰陽平仄不甚謬耳然學歌之家儘有度曲一生不知陰陽平仄爲何物者是與蠹魚日在書中未嘗識字者等也予謂教人學歌當從此始平仄陰陽既諳使之學曲可省大半工夫正音改字之論不止爲學歌而設凡有生于一方而不屑爲一方之士者皆當用此法以掉其舌至于身

在青雲有率吏臨民之責者更宜洗滌方音講求韻學務使開口出言人人可曉常有官說話而吏不知民辨冤而官不解以致誤施鞭扑倒用勸懲者聲音之能慊人豈淺鮮哉

正音改字切忌務多聰明者每日不過十餘字旬月質鈍者漸減每正一字必令于尋常說話之中盡皆變易不定在讀曲念白時若止在曲中正字他處聽其自然則但于眼下依從非久復成故物蓋借詞曲以變聲音非假聲音以善詞曲也

三曰習態態自天生非關學力前論聲容已備悉其事矣而此復言習態何自相矛盾乎曰不然彼說閨中此言場上閨中之態全出自然場上之態不得不由勉強雖由勉強却又類乎自然此演習之功之不可少也生有生態旦有旦態外末之態淨丑有淨丑之態此理人人皆曉又與男優相同可置弗論但論女優之態而已男優粧旦勢必加以扭捏不扭捏不足以肖婦人女優粧旦妙在自然切忌造作一經造作反類男優矣人謂婦人扮婦人焉有造

作之理此語屬贅不知婦人登場定有一種矜持之態自視爲矜持人視則爲造作矣須令于演劇之際只作家丑想勿作場上觀始能免于矜持造作之病此言旦脚之態也然女態之難不難于旦而難于生不難于生而難于外末淨丑又不難于外末淨丑之坐卧歡娛而難于外末淨丑之行走哭泣總因脚小而不能跨大步面嬌而不肯粧癡容故也然粧龍像粧虎像虎粧此一物而使人笑其不似是求榮得辱反不若設身處地酷肖神情使人贊美之爲愈矣至于美婦扮生較女粧更爲綽約潘安衛玠不能復見其生時借此輩權爲小像無論場上生姿曲中擲果即于花前月下偶作此形與之坐談對奕啜茗焚香雖歌舞場之餘文實温柔鄉之異逕也

作之理此語屬贊不知婦人登場定百一種矜持之態自視爲矜持人視則爲造作矣須令于演劇之際只作家內想勿作場上觀始能免于矜持造作之病此言旦脚之態也然女態之難不難于旦而難于生不難于生而難于外末浮丑又不難于外末浮丑之

香雖歌舞場之餘文實淵宗歌之異極也

月前于花前月下偶作此形與之生談對奕啟落次

見其生時借此輩權遂小倦無論場上生姿曲中學

至于美婦扮生妓女推更爲絕絕解安歸行不能

閒情偶寄八卷目次

居室部

房舍第一 計八款

向背

途徑

高下

出簷深淺

置頂格

甃地

灑掃
藏垢納污
牕欄第二 計二款
制體宜堅 附諸圖樣
牕櫺縱橫格 牕櫺欹斜格
牕櫺屈曲體
取景在借 附諸圖樣
便面牕式 便面牕外推板裝花式
便面牕花卉式 便面牕蟲鳥式
尺幅牕式 梅牕式

湖上笠翁李漁著 男將舒陶長

居室部

房舍第一

人之不能無屋猶體之不能無衣衣貴夏涼冬燠房舍亦然堂高數仞榱題數尺非則非矣然宜于夏而不宜于冬登貴人之堂令人不寒而慄雖勢使之然亦寥寥有以致之然

閒情偶寄卷之八

湖上笠翁李漁著　壻沈心友因伯
男將舒陶長　仝訂

居室部

房舍第一

人之不能無屋猶體之不能無衣衣貴夏凉冬燠房舍亦然堂高數仞榱題數尺壯則壯矣然宜于夏而不宜于冬登貴人之堂令人不寒而慄雖勢使之然亦寥廓有以致之我

王安節云無一語不入人情三昧

有重裘而彼難挾纊故也及肩之牆容膝之屋儉則儉矣然適于主而不適于賓造寒士之廬使人無憂而歎雖氣感之乎亦境地有以迫之此耐蕭疎而彼憎岑寂故也吾願顯者之居勿太高廣夫房舍與人欲其相稱壽山水者有訣云丈山尺樹寸馬豆人使一丈之山綴以二尺三尺之樹一寸之馬跨以似米似粟之人稱乎不稱乎使顯者之軀能如湯文之九尺十尺則高數仞爲宜不則堂愈

笠翁有貰花絕句云酒

高而人愈覺其矮地愈寬而體愈形其瘠何如略小其堂而寬大其身之爲得乎處士之廬難免卑隘然卑者不能聳之使高隘者不能擴之使廣而汚穢者克塞者則能去之使淨淨則卑者高而隘者廣矣吾貧賤一生播遷流離不一其處雖債而食賃而居總未嘗稍汚其座性嗜花竹而購之無資則必令妻孥忍飢數日或耐寒一冬省口體之奉以娛耳目人則笑之而我怡然自得也性又不喜

傾詩逋未了

雷同好爲矯異常謂人之葺居治宅與讀書作文同一致也譬如治舉業者高則自出手眼創爲新異之篇其極卑者亦將讀熟之文移頭換尾損益字句而後出之從未有抄寫全篇而自名善用者也乃至興造一事則必肖人之堂以爲堂窺人之戶以立戶稍有不合不以爲得而反以爲耻常見通侯貴戚擲盈千纍萬之資以治園圃必先諭大匠曰亭則法某人之制榭則遵誰氏之規勿使稍異而操運斤之權者至大厦告成必蹻語居功謂其立戶開牕安廊置閣事事皆倣名園纖毫不謬噫陋矣以構造園亭之勝事上之不能自出手眼如標新創異之文人下之至不能換尾移頭乎套腐爲新之庸筆尚囂囂以鳴得意何其自處之卑哉予嘗謂人曰生平有兩絕技自不能用而人亦不能用之殊可惜也人問絕技維何予曰一則辨審音樂一則置造園亭性嗜填詞每多撰著海內共見

已無琵琶西廂諸劇鐵處成金茲更欲家家引入桃源難犬皆仙眞鑄老矣

之矣設處得爲之地自選優伶使歌自撰之詞曲口授而躬試之無論新裁之曲可使迥異時腔即舊日傳奇一概刪其腐習而益以新格爲往時作者別開生面此一技也一則創造園亭因地制宜不拘成見一榱一桷必令出自已裁使經其地入其室者如讀湖上笠翁之書雖之高才頗饒別致豈非

聖明之世文物之邦一點綴太平之具哉噫吾老矣不足用也請以崖略付之簡篇供嗜痂者採

[illegible]使[illegible]是世[illegible]第一[illegible]力事無怪其[illegible]

擇收其一得如對笠翁則斯編實爲神交之助爾

土木之事最忌奢靡匪特庶民之家當崇儉朴即王公大人亦當以此爲尚蓋居室之制貴精不貴麗貴新奇大雅不貴纖巧爛熳凡人止好富麗者非好富麗因其不能創異標新舍富麗無所見長只得以此塞責譬如人有新衣二件試令兩人服之一則雅素而新奇一則輝煌而平易觀者之目注在平易乎

在新奇乎。錦綉綺羅。誰不知貴。亦誰不見之。
縞衣素裳。莫制衣略新。則爲衆目所射。以其未
嘗睹也。凡予所言。皆屬價廉工省之事。即有
所費。亦不及鏤粉藻之百一。且古語云。耕
當問奴。織當問婢。予貧士也。僅識寒酸之事。
欲示富貴而以綺麗勝人。則有從前之舊制
在。
新制人所未見。即縷縷言之。亦難盡曉。勢必
繪圖作樣。有圖所能繪。有不能繪者。不能
繪者十之九。能繪者不過十之一。因其有而
會其無。是在解人善悟耳。

向背

屋以面南爲正向。然不可必得。則面北者宜虛其後。
以受南薰。面東者虛右。面西者虛左。亦猶是也。知東
西北皆無餘地。則開窗借天以補之。牖之大者可抵
小門二扇。穴之高者可敵低窗二扇。不可不知也。

途徑

徑莫便于捷。而又莫妙于迂。凡有故作迂途以取別

致者必另開耳門一扇以使家人之奔走急則開之緩則閉之斯雅俗俱利而理致兼收矣

高下

房舍忌似平原須有高下之勢不獨園匾爲然居宅如是前卑後高理之常也然地不如是而强欲亦應如是前卑後高因時制宜之法高者造屋卑者如是亦病其拘總有因地制宜之法高者造屋卑者建樓一法也卑處叠石爲山高處浚水爲池二法也又有因其高而愈高之豎閣磊蜂于峻坡之上因其卑而愈卑之穿塘鑿井于下濕之區總無一定之法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此非可以遥授方略者矣

出簷深淺

居宅無論精麤總以能蔽風雨爲貴常有畫棟雕梁瓊樓玉檻而止可娛晴不堪坐雨者非失之太厰則病於過峻故栿不宜長長爲招雨之媒窗不宜多多爲匿風之藪務使虛實相半長短得宜又有貧士之家房舍寬而餘地少欲作深簷以障風雨則苦于暗欲置長牖以受光明則慮在險劑其兩難則有淪置活簷一法何爲活簷法於瓦簷之下另設板棚一扇

置轉軸于兩頭可下晴則反撐使正面向下以當簷外頂格兩則正撐使正面向上以承簷溜是我能用天而天不能窘我矣

置頂格

精室不見椽亟可以板覆或用紙糊以掩屋上之醜態名爲頂格天下皆然予獨怪其法制未善何也常因屋高簷矮意欲取平遂抑高者就下頂格一概齊簷使高厰有用之區委之不見不聞以爲鼠窟良可慨也亦有不忍棄此竟以頂板貼椽仍作屋形高其中而舉其前後者又不美觀而病其呆笨予爲新製以頂格爲斗笠之形可方可圓四面皆下而獨高其中且無多費仍是平格之板料但令工匠畫定尺寸鏇而去之如作圓形則中間鏇下一段是棄物矣即用棄物作頂升之千上止增周圍一段豎板長僅尺許少者一層多則二層隨人所好方者亦然造成之後若糊以紙又可于豎板之上裱貼字畫圖者類手卷方者類冊葉簡而文新而妥以質高明必當取其有裨○方者可用豎板作門啓開時開則當壁櫥四

張納無限器物于中而不之覺也

甃地

古人茅茨土階雖崇儉朴亦以法制未盡備也惟幕天者可以席地梁棟既設即有階除與戴冠者不可跣足同一理也且土不覆磚嘗苦其濕又易生塵有用板作地者又病其步履有聲誼而不安以三和上甃地築之極堅使完好如石最爲豐儉得宜而又有不便于人者若和灰和土不用鹽滴則燥而易裂用之發潮又不利于天陰且磚可挪移而甃成之土不可挪移日後改遷遂成棄物是又不宜用也不若仍用磚鋪止在磨與不磨之間別其豐儉有力者磨之使光無力者聽其自糙尋謂極糙之磚猶愈于極光之土但能自運機杼使小者間大方者合圓別成文理或作氷裂或肖龜紋收牛溲馬渤人棄籠用之得宜其價值反在參苓之上此種調度言之易而行之甚難僅存其說而已

灑埽

精美之房宜勤灑埽然灑埽中亦具大段學問非僮

僕所能知也欲去浮塵先用水灑此古人傳示之法今世行之者十中不得一二蓋因童子性懶慮有汲水之煩止埽不灑是以兩事併爲一事惜其力也久之習爲固然非特童子忘之并主人亦不知埽地之先更有一事矣彼但知兩者併一是省事法殊不知因其懶也遂以一事化爲數十事服役者既以爲苦而指使者亦覺其繁然總不知此數十事者皆從一事苟簡而生之者也精舍之內自明窗淨几而外尚有圖書翰墨骨董器玩之種種無一不忌浮塵不灑

左車云讀此卒知尼山不迂

至理名言愈搜愈出

而埽是以紅塵摻物物物皆受其蒙併棟梁之上榱桷之間亦生障翳勢必逐件擦磨始現本來面目手不停揮者半日纔能竣事不亦勞乎若能先灑後埽則埽過之後只須麈尾一拂一日清晨之事畢矣何指使服役之紛紛哉此灑木之不容已也然勤埽不如勤灑人則知之多灑不如輕埽人則未之知也饒其善灑不能處處皆遍究竟乾地居多服役者不知以爲既經灑濕則任意揮埽無妨揚塵舞蹈之際障翳之生也更多故運帚切記勿重匪特勿重每于歇

[illegible]前句[illegible]人[illegible]知

手之際必使帚尾着地勿令懸空如埽一帚起一帚則與揮扇無異是揚灰使起非抑塵使伏也此是一法又有閉門埽地之訣不可不知如人先埽房舍後及階除則將房舍之門緊閉俟埽完階除後略停片刻然後開門始無灰塵入戶之患臧獲不知以爲房舍埽完其事畢矣此後漸及門外與內絕不相蒙豈知有顧此失彼之患哉順風揚灰一帚可當十帚較之未埽更甚此皆世人所忽故拈出告之然未免饒舌

[illegible]盆[illegible]書如登[illegible]屠未有不一級高一級者

灑埽二事勢必相因缺一不可然亦有時以孤行爲妙是又不可不知先灑後埽言其常也若旦旦如是則土膠於水積而不去日厚一日磚板受其虛名而有土階之實矣故灑過數日必留一日勿灑止令童子輕輕用帚不致揚塵是數日所積者一朝去之則水土交相爲用而不交相爲害矣

藏垢納污

欲營精潔之房先設藏垢納污之地何也愛精喜潔之士一物不整齊即如目中生刺勢必去之而後已

王安節云求韻人于千古定推笠翁首座謂有人再出其上吾不信也

然一人之身百工之所爲備能保物物皆精乎且如文人之手刻不停批綉女之躬時難罷刺唾絨滿地金屋爲之不光殘稿盈庭精舍四而欠好是極韻之物尚能使人不韻況其他乎故必于精舍左右另設小屋一間有如複道俗名套房是也凡有敗箋棄紙垢硯禿毫之類卒急不能料理者姑置其間以俟暇時檢點婦人之閨閤亦然殘脂剩粉無日無之淨之將不勝其淨也此房無論大小但期必備如貧家不能辦此則以箱籠代之案傍榻後皆可置先有容拙之地而後能施其巧此蘸垢之不容已也至于納汚之區更不可少凡人有飲即有溺有食即有便如厠之時尚少可于溷厠之外不必另籌去路至于溺之爲數一日不知凡幾若不擇地而遺則淨土皆成糞壤如或避潔就汚則往來僕僕是率天下而路也此爲尋常好潔者言之若夫文人運腕每至得意疾書之際機鋒一阻則斷不可續然而寢食可廢便溺不可廢也官急不如私急俗不云乎常有得句將書而阻于溺及溺後覓之杳不可得者予往往驗之故營

此最急當于書室之傍穴牆爲孔嵌以小竹使遺在內而流于外穢氣罔聞有若未嘗溺者無論陰晴寒暑可以不出戶庭此予自爲計者而亦舉以示人其無隱諱可知也

牕欄第二

吾觀今世之人能變古法爲今制者其惟牕欄二事乎牕欄之制日異月新皆從成法中變出腐草爲螢實具至理如此則造物生人不枉付心胸一片但造房建宅與置立牕軒同是一理明於此而暗於彼何其有聰明而不善擴乎予往往自制牕欄之格口授工匠使爲之以爲極新極異矣而偶至一處見其已設者先得我心之同然因自笑爲遼東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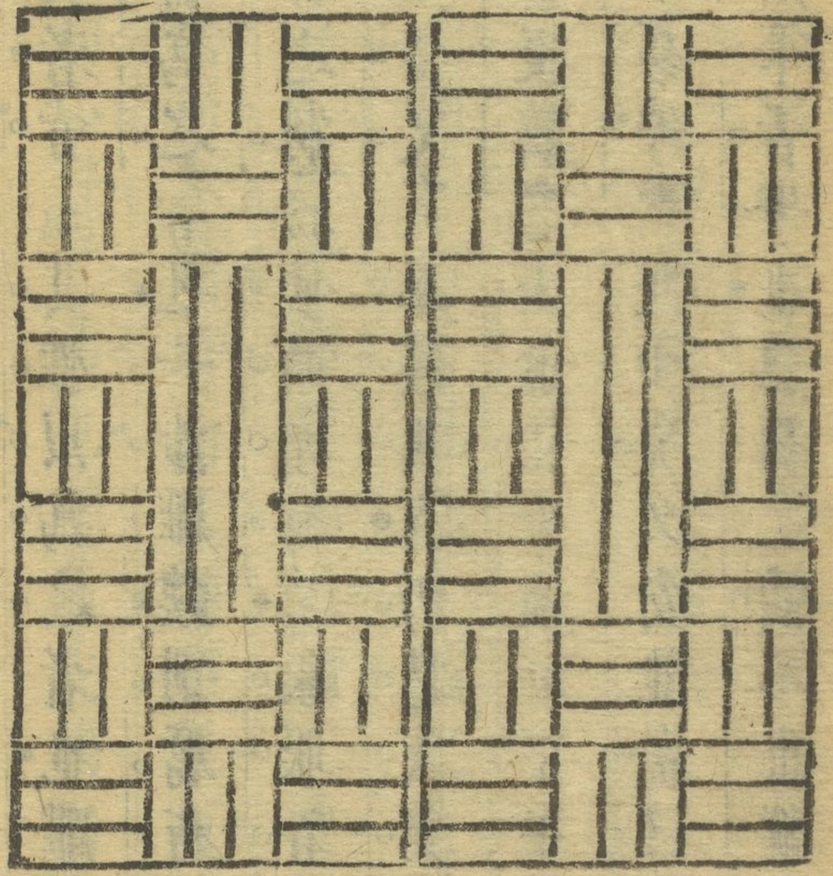
豕獨房舍之制不然求爲同心甚少門窗二
物新制既多亏不復贅恐其又蹈白豕轍也
惟約略言之以補時人之偶缺

制體宜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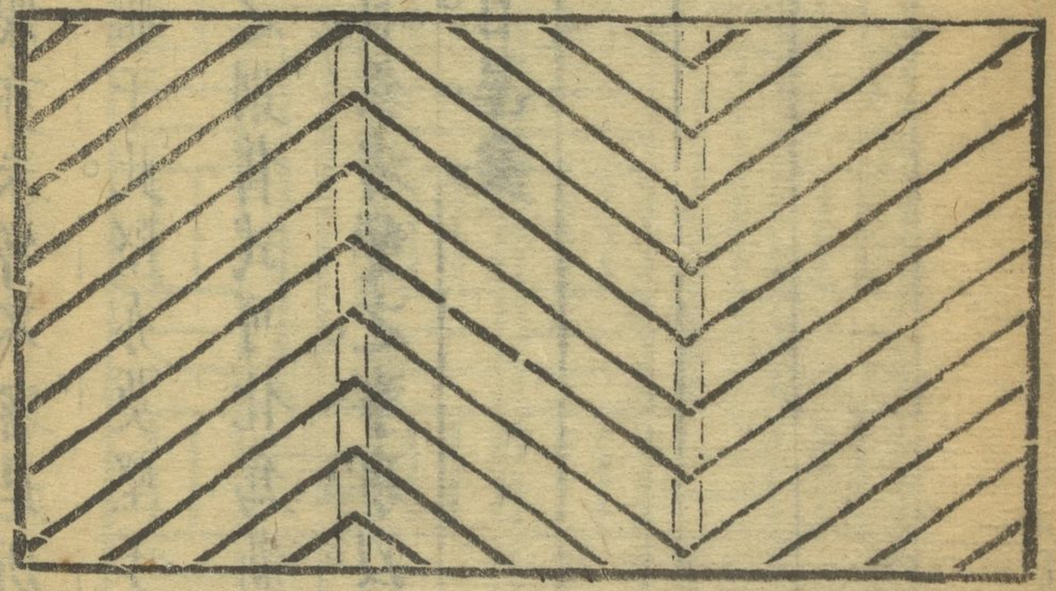
牖欞以明透爲先欄杆以玲瓏爲主然此皆屬第二
義其首重者止在一字之堅堅而後論工拙當有窮
工極巧以求盡善乃不驗時而失頭墮趾反類畫虎
未成者計其新而不計其舊也總其大綱則有二語
宜簡不宜繁宜自然不宜雕斲此事物之理簡斯可
繼繁則難久順其性必堅戕其體者易壞木之爲
器凡合笋使就者皆順其性以爲之者也雕刻使成
者皆戕其體而爲之者也一涉離鏤則腐朽可立待
矣故窗欞欄杆之制務使頭頭有筍眼眼着散然頭
眼過密筍撇太多又亦離鏤無異仍是戕其體也故
又宜簡不宜繁根數合應少愈佳少則可堅眼數愈密
愈貴密則紙不易碎無論既少矣又安能落日此在制
度之善非可以筆舌爭也總欄之體不出縱橫欹斜
屈曲三項請以蕭齋製就者各圖一則以例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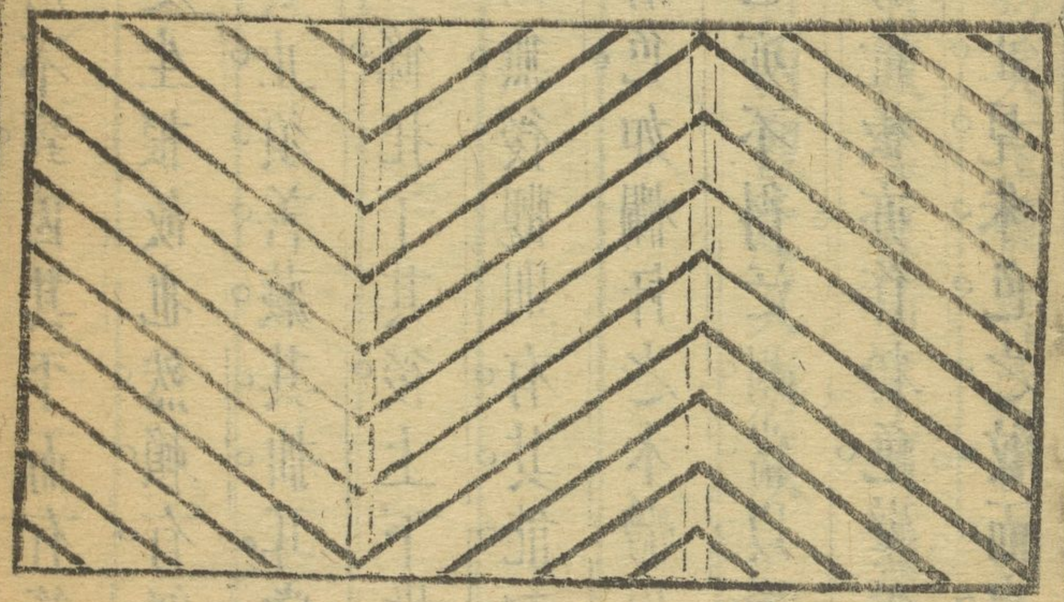
是格也根數不多而眼亦未嘗不密是所謂頭頭有
筍眼眼着撒者雖莫雖于此堅亦莫堅于此矣是從
陳腐中變出由此推之則舊式可化爲新者不知凡
幾但取其簡者堅者自然者變之事事以雕鏤爲戒
則人工漸去而天巧自呈矣

縱橫格



敧斜格 係欄





此格甚佳爲人意想所不到固其平而有筍者可以着實尖而無筍者沒處生根故也然賴有躲閃法能令外似懸空內偏着實止須善藏其拙耳當于尖木之後另設堅固薄板一條托于其後上下投筍而以尖木釘于其上前看則無後觀則有其能幻有爲無者全在油漆時善于着色如欄杆之本體用朱則所托之板另用他色他色亦不得泛用當以屋內牆壁之色爲色如牆係白粉此板亦作粉色壁係青磚此板亦省磚色自外觀之止見朱色之紋而與牆壁相同者混然一色無所辨矣至欄杆之向內者又必另爲一色勿與外同或青或藍無所不可而薄板向內之色則當與之相合自內觀之又別成一種文理較外尤可觀也

屈曲體係關

此格最堅而又省費名桃花浪又名浪裏梅曲木另
造花另造俟曲木入柱投筍後始以花塞空處上下
着釘借此聯絡雖有大力者撓之不能動矣花之內
外宜作兩種一作桃一作梅所云桃花浪浪裏梅是
也浪色亦忌雷同或藍或綠否則同是一色而以深
淺別之使人一轉足之間景色判然是以一物幻爲
二物又未嘗于本等材料之外另費一錢凡予所爲
強半皆若是也

取景在借

開牕莫妙于借景而借景之法予能得其三昧向猶
私之乃今嗜痂者衆將來必多依樣葫蘆不若公之
海內使物物盡效其靈人人均有其樂但期于得意
酣歌之頃高叫絕倒之聲使夢魂得以相依是人樂
而我亦與焉爲願足矣向居西子湖濵欲購湖舫一
隻事事猶人不求稍異止以牕格異之人詢其法予
曰四面皆實獨虛其中而爲便面之形實者用板蒙
以灰布勿露一際之光虛者用木作框上下皆曲而
直其兩旁所謂便面是也純露空明勿使有纖毫障

翳是船之左右止有二便面便面之外無他物矣坐于其中則兩岸之湖光山色寺觀浮屠雲烟竹樹以及往來之樵人牧豎漁翁游女連人帶馬盡入便面之中作我天然圖畫且又時時變幻不爲一定之形非特舟行之際搖一櫓變一象撐一篙換一景即繁覺時風搖水動亦刻刻異形是一日之內現出百千萬幅佳山佳水總以便面收之而便面之制又絕無多費不過曲木兩條絲直木兩條絲而已世有擲盡金錢求爲新異者其能新異若此乎此應不但娛已兼可娛人不特以舟外無窮之景色攝入舟中兼可以舟中所有之人物并一切几席杯盤射出應外以備來往遊人之玩賞何也以我內觀外固是一幅便面山水而以外觀內亦是一幅扇頭人物譬如拉妓邀僧呼朋聚友與之彈碁觀畫分韻拈毫或飲或歌或賦任起自外觀之無一不同繪事同一物也同一事也此應未設以前儘作事物觀一有此應則不煩指點人人俱作畫圖觀矣夫扇面非異物也省扇面爲應又非難事也世人取象乎物面爲門爲應者不知凡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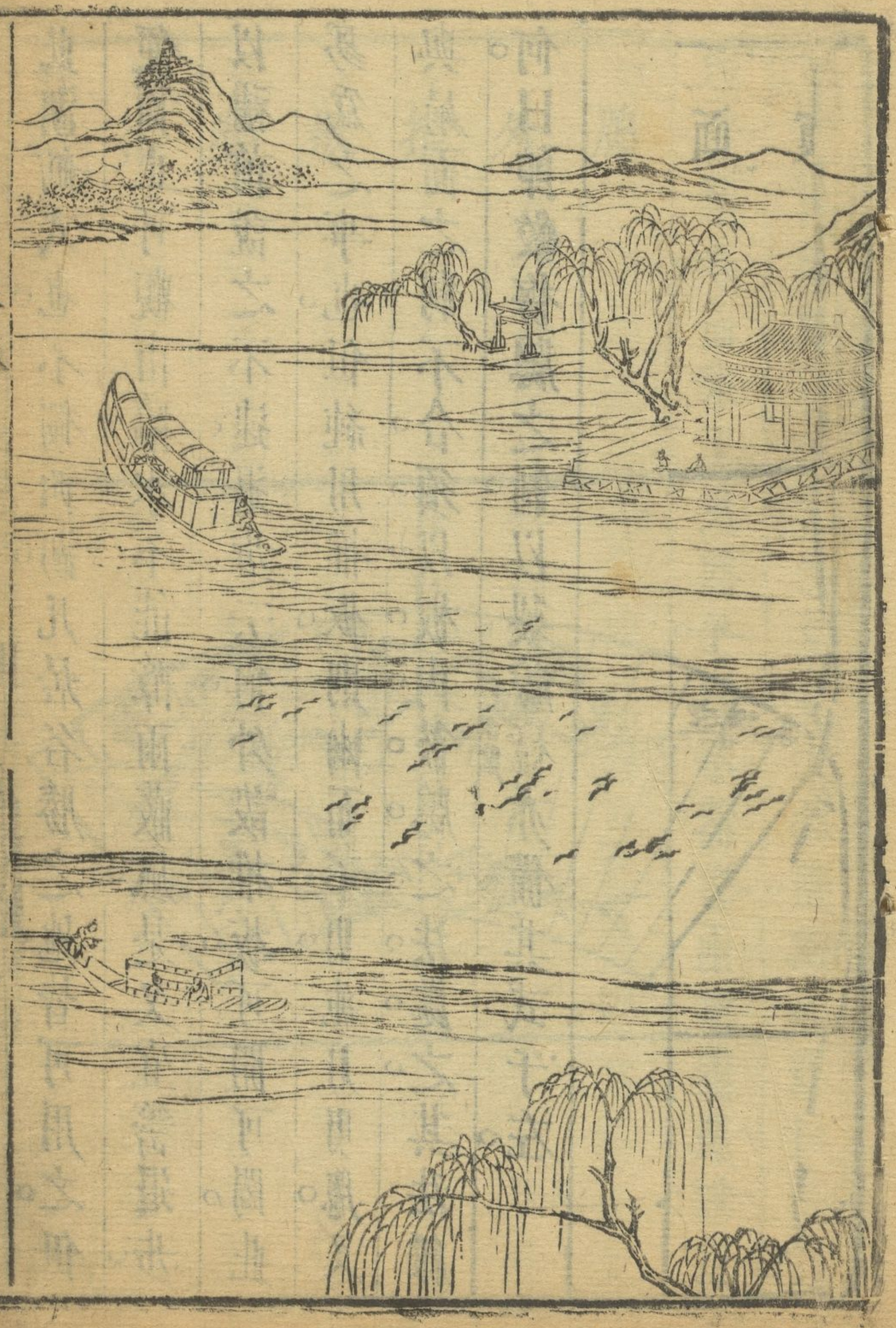
獨留此眼前共見之物棄而弗取以待笠翁詎非咄咄怪事乎所根有心無力不能辦此一舟竟成欠事茲且移居白門爲西子湖之薄倖人矣此願落落其何能遂不得已而小用其機置此牕于樓頭以窺鍾山氣色然非創始之心僅存其制而已予又嘗作觀山盧牖名尺幅牕又名無心畫姑妄言之浮白軒中後有小山一座高不踰丈寬止及尋而其中則有丹崖碧水茂林脩竹鳴禽響瀑茅屋板橋凡山居所有之物無一不備蓋因善塑者肖予一像神氣宛然又因予號笠翁顧名思義而爲把釣之形予思既執紛竿必當坐之幾上有石不可無水有水不可無山有山有水不可無笠翁息釣歸休之地遂營此窟以居之是此山原爲籌設初無意于爲牕也後見其物小而蘊大有須臾芥子之義盡日坐觀不忍閤牖乃瞿然曰是山也而可以作畫是畫也而可以爲牕不過損予一日枝頭錢爲裝潢之具耳遂命童子裁紙數幅以爲畫之頭尾及左右鑲邊頭尾貼于牕之上下鑲邊貼于兩旁儼然堂畫一幅而但虛其中非虛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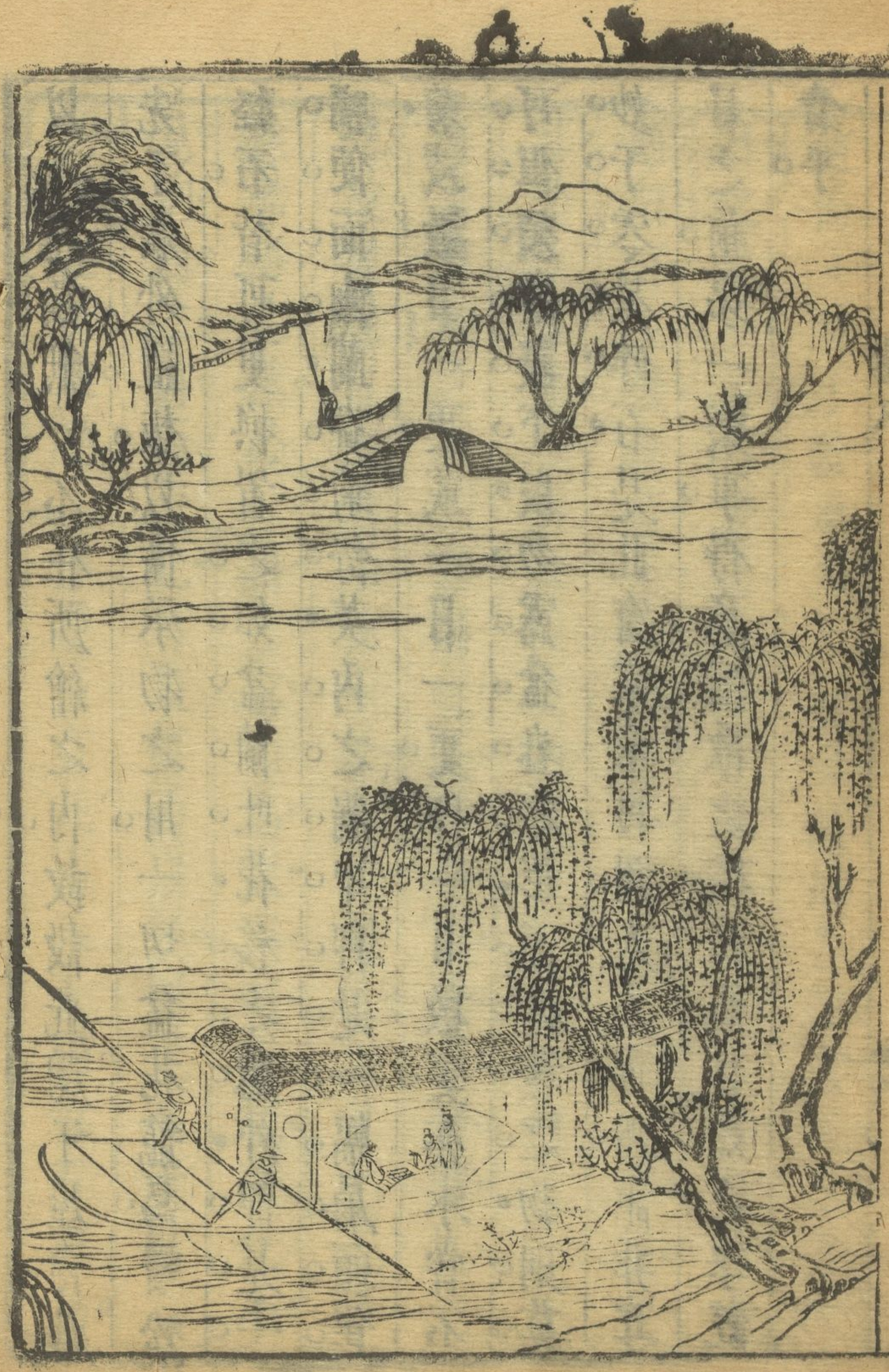
中欲以屋後之山代之也坐而觀之則牕非牕也山非屋後之山即畫上之山也不覺狂笑失聲妻孥羣至又復笑予所笑而無心畫只福牕之制從此始矣予又嘗取枯木數莖置作天然之態名曰梅牕生平制作之佳當以此爲第一已酉之夏驟漲滔天久而不涸齋頭淹死榴橙各一株伐而爲薪因其墾也刀斧難入卧于畦除者纍日予見其枝柯盤曲有似古梅而老榦又具盤錯之勢似可取而爲器者因籌所以用之是時棲雲谷中幽而不明正思闢牖乃

幡然曰道在是矣遂語工師取老榦之近直者順其本來不加斧鑿爲牕之上下兩傍是牕之外廓具矣再取枝柯之一面盤曲一面稍平者分作梅樹兩株一從土生而倒垂一從下生而仰接其稍平之一面則略施斧斤去其皮節而向外以便糊紙其盤曲之一面則匪特盡全其天不稍戕斷并疎枝綱梗而留之覓成之後剪綵作花分紅梅綠萼二種綴于疎枝綰梗之上儼然活梅之初着花者同人見之無不叫絕予之心思盡于此矣後有所作當亦不過是矣

便而不得于舟而用于房舍是屈事矣然有移天換日之法在亦可變昨爲今化板成活俾耳目之前刻刻似有生機飛舞是亦未嘗不妙止費我一番籌度耳予性最癖不喜盆內之花籠中之鳥缸內之魚及案上有座之石以其局促不舒令人作囚鸞縶鳳之想故盆花自幽蘭水仙而外未嘗寓目鳥中之畫眉性酷嗜之然必出己意而爲籠不同舊制務使不見拘囚之跡而後已自設便面以後則生平所棄之物盡在所取從此作便面者凡山水人物竹石花鳥

以及昆蟲無一不在所繪之內故設此牕于屋內必先于牆外置板以備承物之用一切盆花籠鳥蟠松怪石皆可更換置之如盆蘭吐花移之牕外即是一幅便面幽蘭盎菊舒英內之牖中即是一幅扇頭佳菊或數日一更或一日一更即一日數更亦未嘗不可但須遮蔽下段勿露盆盎之形而遮蔽之物則莫妙于零星碎石是此窗家家可用人人可辦詎非耳目之前第一樂事得意酣歌之頃可忘作始之李笠翁乎





此湖舫式也。不獨西湖。凡居名勝之地。皆可用之。但便面止可觀山臨水。不能障雨蔽風。是又宜籌退步。以補前說之不逮。退步云何。外設推板。可開可闔。此易爲之事也。但純用推板。則幽而不明。純用明牕。又與扇面之制不合。須以板內嵌牕之法處之。其法維何。曰即倣梅牕之制。以製牕櫺。亦備其式于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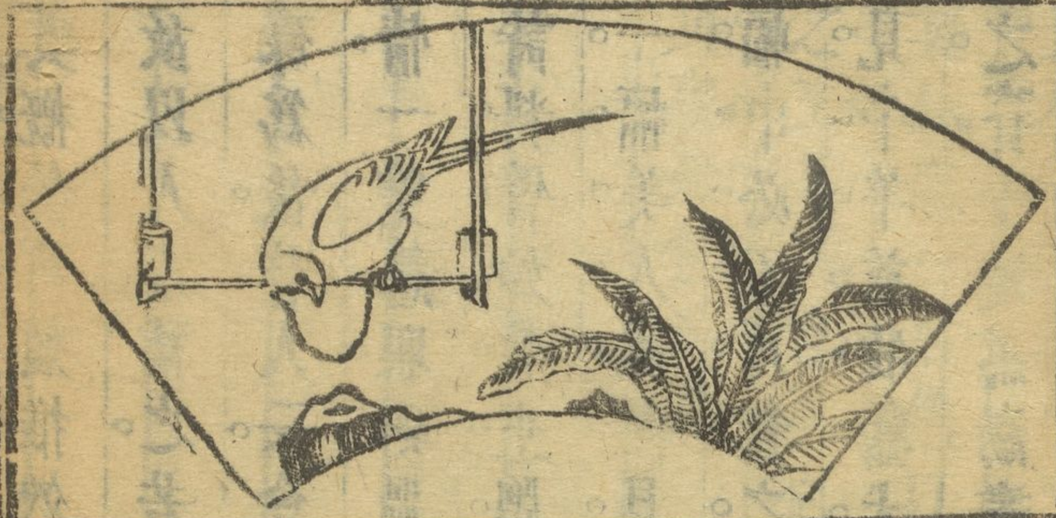
面牕外推板裝花式

四圍用板者既取其堅又省製檻裝花人工之半也中作花樹者不失扇頭圖畫之本色也用直檻間于其中者無此則花樹無所倚靠即勉強爲之亦浮脆而難久也檻不取直而作欹斜之勢又使上寬下窄者欲省扇面之折紋且小者可以摛扇大則必分雙扇其中間合縫處糊紗糊紙無直木以界之則紗與紙無所依附故也若是則檻與花樹羅橫相雜不幾涇渭難分而求工反拙乎曰不然有兩法蓋戴勿慮也花樹粗細不一其勢莫妙于參差檻則極勻而又貴乎極細須以極堅之木爲之一法也油漆并着色之時儘用白粉與糊調之紗紙同色而花樹則繪五彩儼然活樹生花又與花判然有別矣檻花止備一種此外或花或鳥但取簡便者爲之勿拘一格惟山水人物必不可用○

板與花檻俱另製製就花檻而後以板鑲之即花與檻亦難合造須使花自花而檻自檻先分後合其連接處各損少許以就之或以釘釘或以膠黏務期可久

便面臆花卉式

便面臆蟲鳥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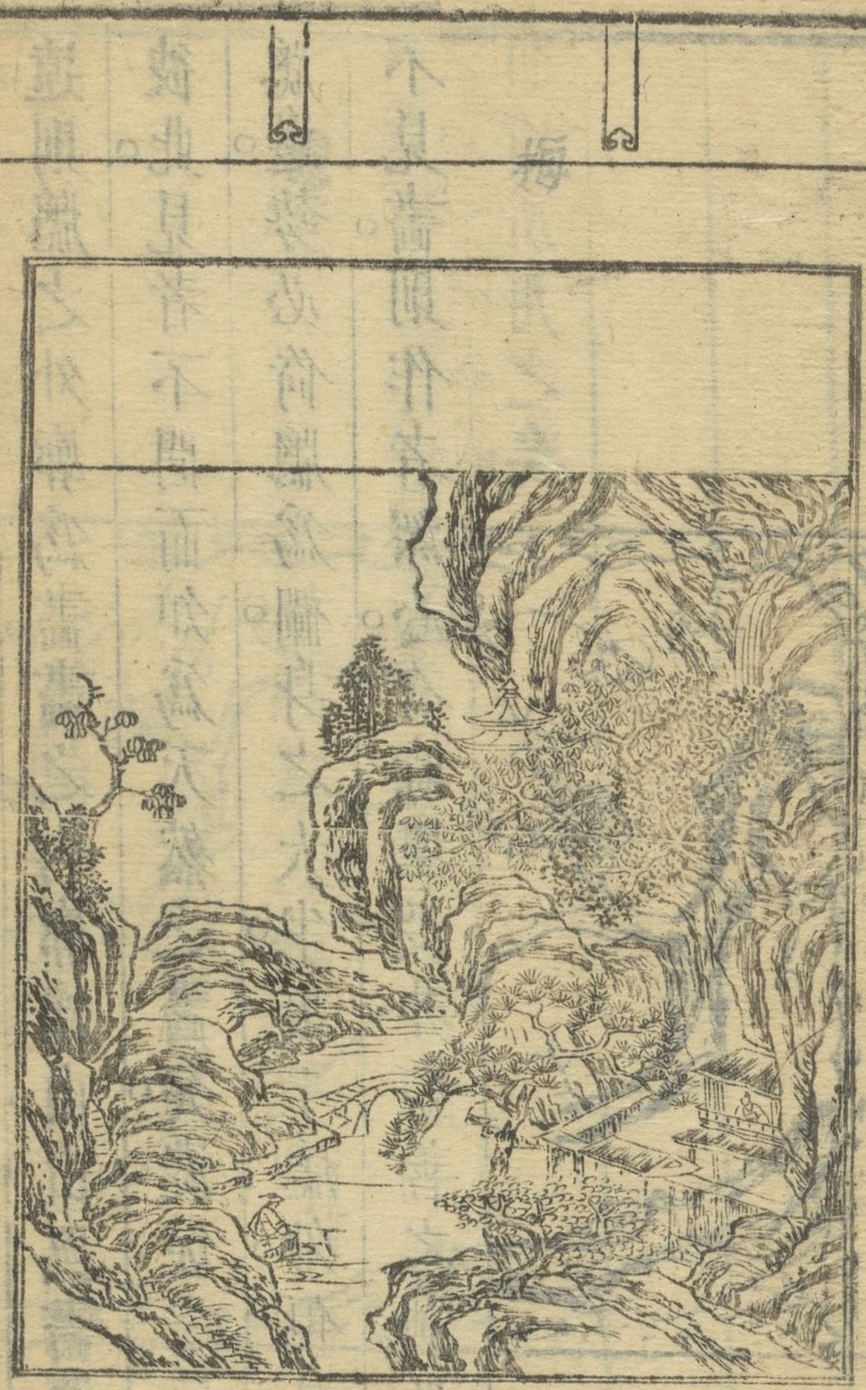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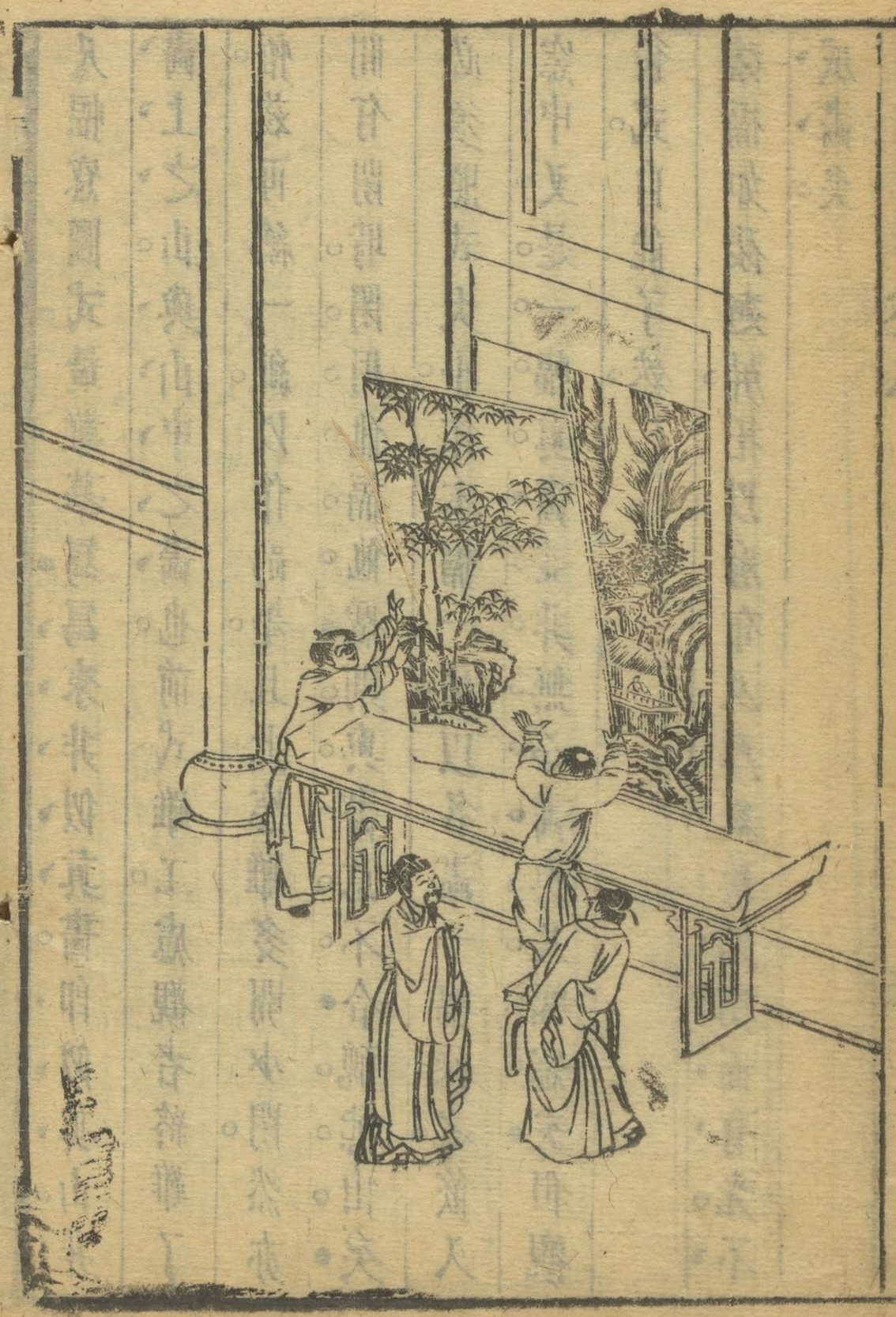
諸式止備其概餘可類推然此皆爲窗外無景求天然者不得故以人力補之若遠近風物儘有可觀則焉用此碌碌爲哉昔人云會心處正不在遠若能實具一段閒情一雙慧眼則過目之物盡是畫圖入耳之聲無非詩料譬如我坐牕內人行牕外無論見少年女子是一幅美人圖即見老嫗白叟扶杖而來亦是名人畫幅中必不可無之物見嬰兒羣戲是一幅百子圖即見牛羊並牧雞犬交譁亦是詞客文情內未嘗偶缺之資牛溲馬渤盡入藥籠予所製便面牕即雅人韻士之藥籠也

此窓若另製紗窓一扇繪以燈色花鳥至夜篝燈于內自外視之又是一盞扇面燈即日間自內視之光彩相照亦與觀燈無異也

人幅窓圖式最難摹寫茅非似眞畫即似眞山非畫上之山與山中之畫也前式雖工處觀者終難了悟茲再繪一紙以作副墨且此窓雖多開少閉然亦間有閉時開用他楠他檔則與畫意不合醜態出矣必須照式大小作木楠一扇以名畫一幅裱之嵌入窓中又是一幅眞畫並非無心畫與人幅窓矣但觀後式自能了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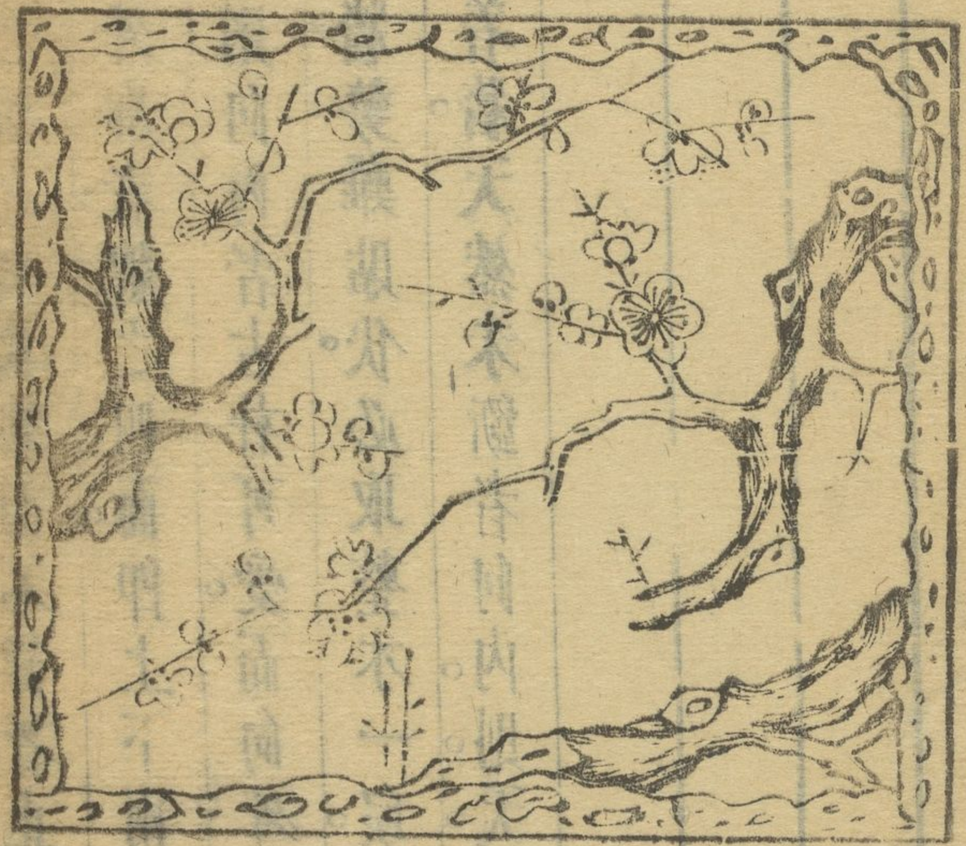
裱褙如裱廻屏亮以府布及厚紙薄則明而有光不成畫矣





凡置此牕之屋。進步宜深。使坐客觀山之地。去牕稍遠。則牕之外廓爲畫。畫之內廓爲山。山與畫連。無分彼此。見者不問而知爲天然之畫矣。淺促之屋。坐在牕邊。勢必倚牕爲欄。身之大半。出于牕外。但見山而不見畫。則作者深心。有時埋沒。非盡善之制也。

梅牕



制此之法總論已備之矣其略而不詳者止有取老
幹作外廊一事外廊者總之四面即土下兩旁是也
若以整木爲之則向內者古朴可愛而向外一面屈
曲不平以之着牆勢難貼伏必取整木一段分中鋸
開以有鋸路者着牆天然未斲者向內則天巧人工
俱有所用之矣